

故事里的沂蒙

莒南“钢铁担运队”

1947年3月，国民党四十万兵力向山东解放区发起了重点进攻。华东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，积极寻找战机，歼灭敌人。为了支援前线，中共莒南县委根据上级党委指示，立即发动广大群众，组织起一支由十一个区、六千多翻身农民参加的担架运输队，由县委宣传部长王健英率领，依照担运队的建制分配到师、团，随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参战服务，在支前中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在战场上，随军担运队很重的一个任务，就是把从火线上抢救下来的伤员，迅速转移到包扎所、后勤医院或后方医院去，让伤员得到及时治疗和休息。在南麻战役的一次激烈战斗中，前线枪炮不歇地轰鸣，伤员不断从火线上被抢救下来。转运伤员的路线很长，来回一趟要走五十里路。为及时转移救治伤员，担架队员们顾不得吃饭睡觉，也顾不得敌机疯狂轰炸扫射，全凭铁脚生风，连续抢运了四个昼夜。刚刚完成南麻战役抢运伤员的任务，临朐战斗又打响，各担架队连夜赶去参战。大家虽已疲劳不堪，却精神抖擞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部队同志在打仗，在流血，咱们就不能休息。”

临朐战斗的第二天下午起大雨。污泥很深，一直陷到脚脖，一只脚刚拔出来，另一只脚又陷进去，翻山越岭时就更加困难。二十余里的转运线来回一趟，就要走一天。在南麻、临朐两次战役中，担架队连续突击抢运伤员达十个昼夜。很多队员肩膀磨得红肿，有的流脓溃烂，光着的脚板也被嶙峋的石头磨出血来。下雨时，队员们就把自己的蓑衣和衣服脱下来，盖在伤员的身上，用苇笠护住伤口。遇到敌机空袭来不及隐蔽时，担架队员们就趴在担架上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伤员。址坊区担架队员曹献爵，在运送伤员途中，看到伤员伤势重，便尿时不能翻动，就拿自己用来盛水喝的小瓢给伤员接小便。伤员同志过意不去，坚决不肯，曹献爵动情地说：“你负伤流血为了谁，还不是为俺。咱们是一家人，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！”

运输队平时随部队行动，还担负着运输弹药的任务，战斗打响后，要冒着战火将弹药送上前线。打仗用的弹药，全靠人们用扁担挑、小车推和肩膀扛来运送。队员们爱护弹药胜于爱护自己的生命。第四大队小车运输队，在一次急行军中遇到大雨，队员们把自己的

衣物盖在弹药箱上，再把蓑衣、苇笠盖在上面。第二天全队检查弹药箱时，无一受潮。他们风趣地说：“衣服淋湿了能晒干，炮弹淋湿了打不响，反动派吃不上是革命的损失呀！”

1947年夏季是个多雨的季节，小车的车子上满载着重重的弹药箱，轮子经常陷到泥浆里。有时大雨过后，河水猛涨，担运队就把弹药箱扛过河去，小车则由四个队员抬过河去。南麻战役中，王家沟头村的王从良在运输弹药中连续三次负伤，仍背着弹药，咬着牙爬着将弹药送到阵地。队员鲁一杰摔倒在石头上，膝盖被磕伤，鲜血沿着腿肚流到泥水里，仍没有放下弹药箱，坚持把炮弹送到炮兵跟前。天上敌机扫射，地上炮火连天，队员们冒着生命危险，克服重重困难，将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到阵地。

担运队随军转战，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。他们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抢救伤员和运送弹药的任务，而且还配合解放军参加战斗消灭敌人。平度“三合山战役”中，担架队辎重一排在向火线运送弹药途中，遇到了四五百名仓皇逃遁的敌人，排长立即挑选了九名有战斗经验的民兵，由赵广智带领追击敌人。恰好一支押送俘虏的解放军队伍从该路过，敌人如同惊弓之鸟，听到枪声就跑，来到一条大河边，赵广智见一名敌人扛着一挺机枪逃跑，他飞身蹿上去，猛力夺过机枪，朝着敌群一阵扫射，打死打伤数名敌人。敌人更加慌乱，纷纷跳进了一人多深的大河里。这时，我们的大部队赶来一举全歼这股逃敌。这次战斗中，赵广智荣立了特等功，其余队员也都荣立了大功。

从1947年4月到11月，担运队随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在山东战场服务八个月，转战于滨海、鲁中、昌潍等地，经历了孟良崮、南麻、诸城、临朐、昌南等几次重大战役，出色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参战支前任务。通过严酷的战争考验，广大担运队员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，有七百多名优秀队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三百多名优秀青年参加青年团。在复员前，全队进行了总评功，被评为特等功的十五人，一等功的五百多人，二等功的一千三百多人，还有的人被评为三等功、四等功，立功人数占全队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八。纵队领导高度评价了担运队在服务期间的重大贡献，授予这支成绩显著的担运队“钢铁担运队”的光荣称号。



太乙泉全景。邹起鸿摄

□邹起鸿 雍坚

不久前，济南古城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中，将消失近半个世纪的太乙泉于原址恢复。这是继北芙蓉泉、华笔池之后，济南市近年来恢复的又一处历史名泉。

应济南市城乡水务局(济南市泉水保护办公室)之邀，著名书法家陈梗桥先生欣然为“太乙泉”题写泉名。

太乙泉位于历下区小王府池东侧，传世文献中，1928年《历城县乡土调查录》最早记载了此泉。1948年，地理学者方鸿慈先生在《地质评论》杂志发表《济南地下水调查及其涌泉机构之判断》一文，首次将济南泉水分为四大泉群。其中的北珍珠泉涌泉群，包括“北珍珠泉、太乙泉等8处以上泉水”。由此可知，太乙泉在当时的知名度已经很高。

1975年，因居民增建简易房，太乙泉被占压。在太乙泉被埋没的日子里，很多有识之士一直惦记着它，为恢复这眼历史名泉而奔走和呼吁。1994年，太乙泉被列入济南市名泉抢救修复计划。2005年，此泉被列入济南市名泉名录。今年七八月间，济南古城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实施中，终于将占压太乙泉的简易房子以拆

▼太乙泉泉口。邹起鸿摄



除，太乙泉由此“起死回生”。

从历史照片可知，太乙泉原来为井形，井口由两块青石板对接而成。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，新发现的太乙泉被恢复原貌，井口周边又加设了简易围栏，围栏罩于一木质爬藤架之下，将来种上绿植后，可将井口荫蔽起来，形成一处兼顾赏泉和纳凉的迷你景观区。

太乙泉修复过程中，济南泉水保护部门希望请一位德高望重的书法家来题写泉名，为这眼得之不易的名泉添彩。经齐鲁晚报文史研究院和笔者联系，年届八旬的著名书法家陈梗桥先生欣然应允。

太乙泉泉名，陈梗桥先生先后写了两幅，第一幅作品(尺存长40厘米、宽13厘米，字径最大8厘米)，他也是比较满意的，只是觉得“其中‘乙’字最后一笔、‘泉’字的竖钩，刻石较难反映出来。”于是又有了上石的第二幅作品(尺寸长47厘米、宽13.5厘米，字径最大9厘米)。“太乙泉”上石后，字径是原作的一倍(字径最大18厘米)。太乙泉石刻，大致反映了原作的架构。与地面平行的太乙泉石刻，在济南众多的泉名石刻中别具一格。

拜读太乙泉石刻，在赏心悦目之余，笔者有一个感觉：高出地面的两块泉池镶口石板，是一个外方内圆的独立画面(石板高出地面5厘米、边长130厘米，内圆直径56厘米)，如将右起式书写的“太乙泉”三字，镌刻在石板的左下(东北)端或右上(西南)端，可能会更协调一点。石刻能否忠实地反映墨迹，取决于刻手的水平、石质的优劣等关键因素。五龙潭公园内现存清乾隆末年桂馥书、杨敬所撰《潭西精舍记》石刻，书、刻俱佳。杨敬刻石时已79岁高龄，像他那样的刻石高手当今已不多见了。

陈梗桥先生题写的“太乙泉”，未加署名。他说：“迟海鸣先生题写的‘百脉泉’、关友声先生题写的‘漱玉泉’，都未署名。”这两位先生，都是济南人敬重的书家前辈。

【史海钩沉】

陈梗桥先生题名太乙泉

【故地往事】

康熙为仲子庙题匾“圣门之哲”

□杨建东

微山湖北部的仲浅村有一座仲子庙，是为了纪念孔子门生仲由而建的。

仲由(公元前542年-公元前480年)，字子路，又字季路，春秋时鲁国卞人。仲由是孔门七十二贤，因“百里负米”的孝行列入“二十四孝”。

孔子曾到卞邑讲学，却被仲由讥讽，孔子不怒反而认为他能被调教成一个非凡之人，于是收其为徒，尽力调教。仲由年老后，孔子再三劝说让他去卫国任官。

公元前480年，卫国内乱，仲子为保护卫公而战死。孔子

闻讯大哭，没过几个月便忧伤而逝。《论语》记载了仲由的许多言行。

西汉末年，仲氏族人为避赤眉军战乱，从卞县(今泗水县)迁徙到任城县的泗水岸落脚(今微山县仲浅村)。唐开元七年，任城县令贺知止同意扩建仲子祠。由于历代皇帝加封孔子及其弟子，唐玄宗、宋真宗、宋度宗也加封仲由，到了清代，尊仲由为“卫圣”。

明代扩建仲子祠时，将大门改为向东，面临泗河，并重建大门、穿堂、大殿、南北虎和寝殿，占地30亩，称为“仲子庙”。

明代嘉靖年间开挖运河时，泗河作为运河的一部分，仲子庙

前因此成了行船要道，来往客商、文人都登岸拜谒仲由，留下许多诗篇。

康熙沿运河南巡时曾在此驻跸，并题写匾额。《清史稿》记载：“(康熙)三十八年五月辛未次仲家闸，书圣门之哲匾悬先贤子路祠。”“圣门之哲”，意为儒家智慧卓越的贤哲。后来官府将康熙皇帝御笔刻在四块方石上，镶嵌在北虎的后壁上。文字为楷书，每字长40厘米、宽32厘米。

如今，仲子庙内现存乾隆御书木联，书体为馆阁体，印章为乾隆之宝，还残留一铁香炉及石碑38块。

(本文作者退休前是微山县考古工作者)